

陨落的星辰

史林 编

走下政坛的“文革”红人



陨落的星辰

史林 编

走下政坛的
“文革”红人

朝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8 号

责任编辑:庐 野

封面设计:文 仁

陨落的星辰

史 林

*

朝华出版社出版北京京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6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5054-0353-2/K · 0008

定价:4.50 元

目 录

忧郁暴躁	江青自杀身亡惊天下	(1)
顽固不化	张春桥入狱后被改刑	(25)
威风扫地	王洪文患肝病命归黄泉	(37)
咬文嚼字	姚文元遗产案获得解决	(57)
风烛残年	陈伯达接受叶永烈采访	(72)
淡泊宁静	邱会作俨然寻常老百姓	(109)
挥笔著书	关锋打版权官司败诉	(139)
喜结良缘	蒯大富获释弃工经商	(158)
悲欢离合	毛远新婚事一波三折	(175)
学医治病	张铁生开始新的生活	(193)

忧郁暴躁

江青自杀身亡惊天下

在北京的小报摊上,前几年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吆喝声:
“哎,卖报卖报,请看特大新闻:江青为什么自杀?王洪文为什么跳楼?刘晓庆为什么出家?”

卖报的声音不绝于耳。

尽管有些人对这吆喝不相信,但听到这吆喝后去买报的人倒也真不少。这可真使那些小贩们发了大财!

不过,这种政治谣言显而易见是不足信的。新闻媒介的报道不久就传出消息刘晓庆仍旧如昔便是一种明证。

政治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任何现象都是可以分析,并找到合理的说明的。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人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故而绞尽脑汁地标新立异,不惜以制造谎言而取得轰动效应。这标志着一种人格心理的分裂。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政治知晓欲是指人们要求了解社会政治运作情况的主观欲望,是人们渴求摄取社会政治信息的主动性心意状态。社会学家们对中国人参政意识的强度存在不同意见,但却一致认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是爱传播播种小道消息。

不过,这种江青自杀的流言蜚语后来竟变为了事实,只是时间晚了几年而已。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如今回想起来,似乎

当初的谣言并非空穴来风。

怪哉！

1991年6月初的美国《时代》周刊第26期上有这样一篇文章：

一个被历史所吞没的女人

当公元前210年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巡视途中死去时，他的大臣由于害怕爆发一场继位斗争，便将这位伟人的死讯封锁起来。为了将尸体秘密运回都城，他们将尸体装入一辆放满鱼的车中以掩盖腐味。

当毛泽东的遗孀，人民共和国一度最具有权势而且显赫的女人——江青在五月中旬的处于拘监状态的房间里死去时，中国当局也试图使她的死讯成为秘密，但是对她的罪状却并不是象这样隐瞒的。这是天安门动荡两周年的时候，任何一个借口，即使一个共产党过激人物的死，也可能成为新的麻烦的导火索。其实政府不必担心，江青没有留下政治继承者去哀悼她，她曾经试图领导的无产阶级王国早已化为乌有。一个北京的生意人说：“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已经死去。她如今是历史。”

如此一个野心勃勃的女明星曾以整个民族作为她的舞台，将政治变为激荡的宣传鼓动的戏剧，然而却悄然无声地死去，这是颇具讽刺意义的。作为“伟大舵手”的缪斯，她是人民共和国艺术舞台的女霸主，用现代样板戏产品的菲薄食粮养育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1966年，她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是“伟

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之一。“文革”这场动乱持续十年，其留下的伤痕至今清晰可见。她标榜自己是毛的主要利用工具，她诬蔑毛和她的政敌，以政敌们受辱为乐事。“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她在1980年的法庭受审时说，“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江青是为自己夺权的野心勃勃小集团“四人帮”的头目。在她丈夫去世后，她把眼睛紧紧盯在了共产党主席的位置上。她失败了，但她不甘心平静地退出历史舞台，在出庭受审时，她显得傲慢而狂妄。当她被指控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致死34000人和遭到迫害的其他729,511人负有罪责时，她并不服罪。即使在法庭上，她都还是冷言讽刺。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声称已故的主席留给他的遗言说，“你办事，我放心。”这位寡妇反驳说：“这不是毛主席所写的全部的遗言。他还加了六个字：‘有问题，问江青。’”

江青是她众多名字中最后一个名字，这是毛给他取的。江青1914年由一个山东小业主的第二房妻室李晋华所生，起初以明星蓝苹而在上海闻名。但银屏的荣誉并不能使她满足。她说：“决不要忘记，美丽是不象权力那样重要的。”当1938年上海被日本军队占领后，她奔赴内地，那里有一个人将使她的生命价值得到实现，这便是毛泽东。

在延安毛的司令部，她加入了经过传奇式长征而幸存下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她把自己表现为一个革命者，但许多人对此很怀疑。她没有经历长

征,被视为一个来自上海的生活放荡不羁的艺术人。不过,她毕竟获得了毛泽东的青睐,毛当时已结过婚。当1939年蓝苹怀孕时,党被卷入危机。毛作为大多数干部尊敬的领袖,是否允许与毛妻子离婚而与这个外来者结婚?最后决定:毛可以跟蓝苹结婚,但条件是她30年不介入政治。

毛即使在1949年他的军队在国内战争获胜后仍遵守这一诺言。在60年代,充当第一夫人角色的是王光美而不是江青。江青只属文化地位方面的配角。只有当毛感到他的位置受到威胁,开始在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才需要他的妻子大展才华。

她以极大热情响应,甚至有时连毛也感到不安。王光美和刘少奇成了她的牺牲品,邓小平和其他成千上百的人也如此。毛也许准备推荐她作为毛的继承人,但他保持沉默,显然预见到了人们通过无休止的革命来重建中国的运动的最终失败。在他最后给江青的一首诗中,他写道:“假如你失败,你将坠入无底深渊而粉身碎骨。”

当毛1976年去世时,江青仅仅依靠舆论宣传,缺乏军队扼制华国锋策划的军事政变。在一个月之内,她便从权力的顶峰坠落。当1981年她被判处死刑时,北京、上海的街道上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庆贺。这一判决后来改为终身监禁。新华社上星期证实了特塔的报道:江青在北京郊外一幢隔离的别墅上吊自杀,显然是由于喉癌的痛苦折磨所致,结束了她动

荡的一生。她是个女演员、女野心家、女皇。

这是国外最早发表的一篇关于江青自杀消息的文章，国外人士多是从这篇文章知道江青已经死了的消息，这篇文章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许多论点显然与我们中国人存在很大的距离，而且许多史实存在乖误之处。我们相信读者对此不难一眼觑破，因此不加一一指正。有一篇题为《江青戏剧性的一生》的文章指出：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于保外就医期间，在北京郊外李纳寓所自缢身亡，中共司法部、外交部对外来查询，一说‘正调查’，一说‘不知道’，消息被封锁二十天以后，六月四日，始由‘新华社’以低调方式，发出一则百字余之江青死讯，略云：‘本报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这篇文章妄加揣测，任意附会，说什么这天是“六四事件”两周年，“中共于此日发表江青死讯，无非想转移、分散世人对‘六四’事件之注意，可谓‘用心良苦’”。笔者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下，一切信口开河都是对文化人的一种亵渎，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人大多挥文弄墨，对他们想要诋毁的人或事一般是不必担心“无辞”的，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宅心宽厚乃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不可偏狭峻急。

1991年6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何满子”的文章，题目叫做《江青自杀的新闻意义》其文为：

江青自杀当然应该成为一条新闻，布告天下咸知这个十年灾难的祸首终于恶贯满盈，下地狱去了。

这妖婆是自杀的。自杀有种种动机，种种情况：

有被迫害悲忿而自杀的，在江青的淫威下，当年有少数人走了以死作抗议的路，江青当然不属此类，她本死有余辜，还只判了个死缓转无期徒刑，后又让她保外就医，可谓宽大之至，谈不上迫害；有畏罪自杀的，江青也不属此类，如果畏罪自杀，她早该在公审前就自去地狱了；有绝望而自杀的，大势已去，往昔天堂梦已彻底破灭，等了十年，没指望了，于是了此残生，江青自杀庶几属于此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毅然宣布“文革”要彻底否定，但百脚之虫，死而不僵，失去天堂之徒并不彻底死心，妄图还潮者有之；化身变色，忍辱图存者有之；变个法儿，新瓶子卖旧药者有之；不能登诸大雅，于是搞小动作者有之；风风雨雨，花样繁多。幸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大局铁定，人心不可侮，恋恋于老调子的，终于不能成气候而已。

江青自杀的新闻昭告天下，连“女皇”本身也已经彻底绝望，回天无术了。但也必须警惕，希特勒自杀了四十多年之后，德国还有老式纳粹的残遗和新式纳粹的余孽，江青自杀的新闻也有这样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醒人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不能放松，要永以为鉴，方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文革的深恶痛绝，对江青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至今仍永难宽恕。江青从监狱走向“地狱”，但她在人们眼里却是死有余辜，并且必将腐朽人间骂未销。就做人而言，这的确是够可怜的了。不知自杀了的江青该有何感想？何满子的这篇文章的旨意并不是因江青自杀

而一泄怨忿之情而后快,其主要的矛头是指向那些反改革开放的“文革”残渣余孽,向人们告诫不要掉以轻心而使这些人死灰复燃。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自杀行为的研究涉及到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的深远问题。科学研究表明,自杀行为是各种不同的生理、心理、社会生态和社会文化因素间复杂的结果,是体力和情感超负荷,对这种超负荷的忍耐力降低以及道德教育中的缺陷造成的后果。自杀者的范畴极为复杂,属于有自杀嫌疑的群体或称“冒险集团”的人有:中老年人、大中学生、少年、移居者、离婚者、独居者以及患有严重慢性病的人。从临床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杀行为是人在极端情形下所作的总体行为反应的一种。不仅精神病患者,甚至正常人和临界心理失调者都可能置身于极端情景之中。人的生命活动某一领域出现的冲突或挫折(这里指对个性意义重大的需求未能实现)常使人产生心理危机,这种危机首先表现为人的内部情感失去平衡。当然,心理反应的性质和过程主要不取决于自杀情景的内容,而取决于个体对该情景的接受。但在这里,不应夸大实际正常人和临界心理失调者的性格特征的作用和影响个性的精神刺激因素的意义。这些因素只为心理危机的产生创造条件,而不直接导致不可避免的、自发的自杀行动。

心理学家把死亡心态看成是一个系统,分为三个有序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世俗的死亡心态。它是死亡心态系统结构的基础。构成这种死亡心态的核心要素是恐怖感。一般地说,现实的感受越广阔,恐怖的感情就越丰富,物质的欲望越强烈,恐怖的内容就越复杂;占有的范畴越广泛,恐怖的压力就越沉

重。第二层次是精神的死亡心态。它是死亡心态系统结构的中间骨干。构成这种死亡心态的核心要素，却并不是恐怖，而是悲哀。第三层次是灵魂的死亡心态。这是死亡心态系统结构升华到灵魂层次的高度。一种是有坚定信念的人，一种是有虔诚信仰的人。前一种人坚信自己的事业不会死亡，必定胜利。这种坚信是一种永恒。后一种人虔信自己的灵魂不会死亡，必然升天。这种虔诚也是一种永恒。因此，这两种人都既不把死看成是可怕的，也不把死看成是可悲的，而是视死如归。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既排除了恐怖，又扬弃了悲哀，这便是真正的安乐而死。

江青的自杀心理无疑以悲哀为核心因素。不可否认，江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抗战初期，延安的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而又离开延安的也不乏其人。然而，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不等于是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发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试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是不会说这两句话的；而江青如果已经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那时，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数量颇为可观，许多都是德、才、貌俱备，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的魅力无疑是最大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在少数，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择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历史研究者对这一段历史必须持客观而公正的态度，因为感情的渲泄并不怕存在缺点，而怕的是不知过、不改过，而致使自己

的缺点无限膨胀,结果反倒“误了卿卿性命”,同时也祸国殃民。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了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分裂。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的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映。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当然不乏“递个话”的机会。特别是在毛泽东发火的时候,她若是贤妻,就该帮毛泽东熄火。可她从来不爱熄火,就喜欢搞火上浇油的事。毛泽东对谁发火,她就嘀咕谁;毛泽东对什么事不满,她就跟着嘀咕什么事。这种情况可一可二不可三。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记得,毛泽东有两次听了江青的嘀咕,都是望着江青,淡淡的眉毛皱拢起来:“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可见毛泽东是很有预见的。

由于心理分析理论是发生理论,它要求研究者分析政治行为时,应对人格心理动力有全面系统的了解。政治行为是人们针对自己的历史变革自己的生活的过程。力量、结构、信仰等已知事物要求人们作出特定的反应,与反应的绝对需要同样重要的,是反应的形式即人格因素。从江青早期的家世来看,她的境遇是比较悲惨的,因此攻击欲、被遗弃的恐惧感植

根于她的个人性格之中，成为顽固的主导倾向。这种心理构造影响着后来对权力的追求以及对地位的向往，并相应地左右着她的策略和行动。她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不能说不包含着一定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但她在成为毛泽东的妻子之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地位，这样使她对此耿耿于心而不能释怀，内心的人格张度不断扩大，因此一旦大权在手，便想将自己的积怨统统发泄出来，对自己怀恨在心的人毫不心慈手软。据江青的前夫唐纳晚年所说：“江青最恨也最怕两种人：一种是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年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婚的人；一种是在上海知道她一切底细的人。‘文革’期间，这两种人不是差不多都被整下来了吗？”

以清华园批斗王光美为例。1963年4、5月，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对东南亚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王光美出国前，曾就自己的装束征求过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的意见。江青以独具一格的见解劝告王光美不要佩戴项链。王光美当即表示赞同。当国内的江青通过电讯工具看见王光美戴着项链在缅甸出席宴会时，江青五脏六腑快要崩裂，嫉妒的烈火骤然间迸发。她想到了王光美的巨幅像片曾和刘少奇并列悬挂在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繁华街道上的情景；她想到了对刘少奇出访的新闻报道和纪录影片中，王光美艳丽的服饰和大量镜头在中国人民脑海中留下的无法磨灭的印象。她心头结下了妒恨的疙瘩。当她于1965年初通过王光美向刘少奇提出了政治上的无理要求并遭到刘少奇无情斥责之后，她决心利用项链事件进行报复的妒火便又燃烧起来。1966年7月下旬，江青四下北京大学，不知怎么在讲话中竟联系上了项链问题，她声调悲切地说道：我不让王光美戴项链，她不听我的。似乎她受了莫大的

欺骗，莫大的污辱。而这种情调恰恰感染了红卫兵。1967年4月1日，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主持的号称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清华园召开了。王光美被押进清华大学主楼七层的一间房子里，里面早已坐满了红卫兵。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周折，在红卫兵发出的一片语录声和相形之下王光美微弱的争辩声中，王光美被穿上从她家中掠来的丝袜和高跟鞋，套上了显然瘦得不能穿的访问印尼时穿的旗袍，还戴上了特别制作的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当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从北京各地闻讯赶来参加大会的人哗然了。正是这样，江青假借红卫兵之手，就“项链问题”对王光美进行了报复。

曾几何时，权力欲把江青紧紧攫住。权！权！权！为了权力，她可以涂毒生灵，可以伤天害理，可以将与自己凿枘不合者通过诬蔑、陷害手段而投诸秦城监狱。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用陈毅元帅的话来说，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一旦来到，统统报销。”善恶果报，毫厘不爽。当那些被江青投诸秦城监狱的受迫害者得以解放时，江青自己却以秦城监狱作为了自己的落脚点。

业力轮回，幻灭无常。

江青的女皇梦彻底宣告破灭！

繁华旧日，歌台舞榭，尽成陈迹。沉思前事，似梦里。春光正明媚，斯人独憔悴！

据伍修权《往事沧桑》一书记载，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前，伍修权等人在不被江青知道的情况下，来到关押江青的秦城监狱，看到江青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在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皱，看来她一方

面是感到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伍修权还说，法庭当时在战略上是蔑视敌人的，但在战术上也是重视敌人的，每一个工作细节都安排周全。法庭估计江青在审理过程中很可能会闹庭，因为江青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症。江青的独生女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在母亲判刑后每隔一段时间便到秦城监狱看望母亲一次，情况还好。李讷与王景清结婚后，曾带着王景清和孩子看望了江青。江青见到女婿王景清，问了他的情况，对他们的婚姻表示满意和祝贺。江青问王景清有什么爱好，休息后搞些什么情趣活动，王景清说喜欢锻炼和书法。因为江青在狱中也练习书法，所以非常想看看这位新女婿的作品。王景清将他写的隶书给江青看，江青大加赞扬，说写得好，征得同意留下了一幅。据王景清说，江青患有些老年病，双腿不灵便，要扶着墙壁走路，但头发很黑，皮肤白晰。1985年的时候，王景清陪李讷去探视江青，周围空气还有点紧张，后来好多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可以坐在一起，面对面交谈，而江青平时在狱中也可以看报纸读书写作。每次探视，王景清都按江青记下的书单把书找好，下次送去。王景清说：“我们在一起主要是谈小孩子的事，江青很关心外孙的学习。”不过，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突然从政治宝座上跌落下来，内心的失落感是不言而喻的。1986年夏天，李讷冒着酷暑，提着大西瓜去探狱，开始见面时江青又说又笑，情绪蛮好。原来她提出让李讷向上写报告申请将她释放。李讷说，我对你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这报告还是你自己写，我不好写。江青听了勃然大怒，把西瓜摔了个稀巴烂，直嚷嚷：“连你也不管我，没有良心。”李讷只有默默流泪。又有一次，在

狱中，江青对李讷说：“你现在年纪大了，应该注意保养，我告诉你，服用花粉可以保持青春。”李讷冷冷地说：“我看没有什么用。”江青一听又发火：“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你一点也不听我的话。”因此有的文章这样写到：“在1984年5月假释之前，李讷作为她的唯一直系亲属，获准每两周赴京郊秦城监狱探视一次。女儿的到来，是她精神上的最大慰藉，但即使这样的关系，江青有时也对她发脾气。有一次，江青看到前来探视的女儿，衣着陈旧，便拿出三百元让女儿买件大衣。到下一次探视时，她见女儿还穿着那件旧衣，又嚷着李讷把钱还她。江青还经常吵闹，要上诉、要出去，见无人理睬，便垂头丧气地沉默不语，颇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这是不足为怪的。江青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症，感情容易冲动，加之长年岑寂的囹圄生活，不能不使她沉忧积郁多，时而暴跳如雷乃是必然之事，更何况老年人心理衰老的趋势不可遏制，所以，江青往往情绪波动幅度极大，动辄表现出“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行为方式。

1984年10月1日，北京。

这天，晴空万里，天宇蔚蓝，阳光敷在人们的身上，暖洋洋的，销溶了秋晨的凉意。

从黎明开始，由四方八面汇集来的人流，流向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虽然人是这么多，却秩序井然，静寂无哗，人们的脸上都绽开着健康的笑容，等待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上午10点30分，阅兵式开始，一座绵延数里的钢铁长城，缓缓地，庄严地移向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手握钢枪，头戴钢盔，神态庄重，气宇轩昂，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的方阵，接受邓小平同志的检阅。陆军、空军、海军，一个个方阵，伴着震撼人